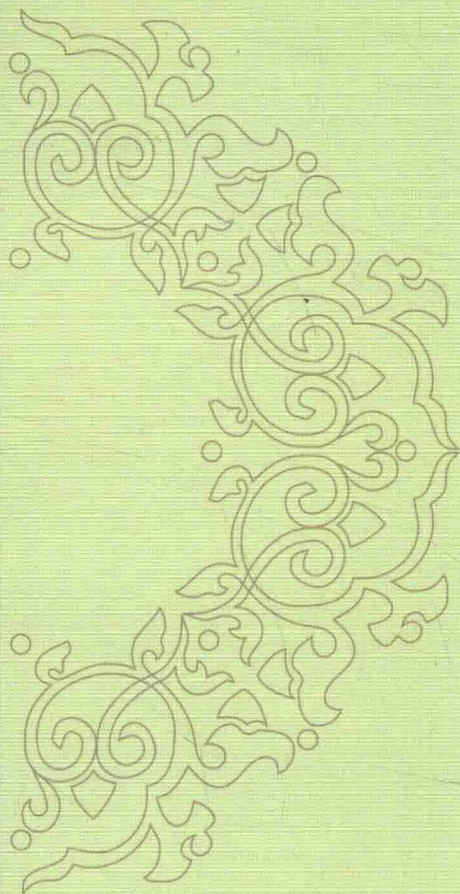


谭善明◎著

审美视野中的
转义修辞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谭善明◎著

审美视野中的
转义修辞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视野中的转义修辞研究 / 谭善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8 (2019. 6 重印)

ISBN 978-7-5203-2454-0

I. ①审… II. ①谭… III. ①修辞-审美-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104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56 千字
定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成果“审美视野中的转义修
辞研究”（13BZW007）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序

前些时候谭善明来看我，带来了《审美视野中的转义修辞研究》的打印稿，让我写序。这是他完成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础是当年的博士论文。我写序是责无旁贷的事。

善明让他的师兄弟们最为钦羡的，是毕业十年中拿到并完成了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前一个项目五年前结项后以著作《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的形式出版。那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二十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对于尼采以来包括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和耶鲁学派等人的修辞观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解读，揭示了转义作为这一修辞观核心内容的理论来源与发展过程。这部分内容他在写博士论文时就有积累，不过当时限于精力，没有深入。毕业工作以后，他以这个课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还作为博士后研究课题，扎实地研究了一番。通过这一研究，他看到了转义修辞在哲学领域广阔的话语空间，增添了进一步研究与阐述转义问题的勇气和底气，就有了眼前这第二本书。前一本书对现代修辞学“史”的梳理，显然为后一本书关于转义修辞“论”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

对于转义修辞的研究，西方学者众说纷纭，探索与创新较多；我国学界对于西方现代修辞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比较零散的起步阶段，语言学中转义研究的路径总体还比较传统，文论界则将转义修辞看作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从哲学层面上加以研究，至于综合性的研究就更少了。善明这本书把握西方学界研究新动向，从美学角度对转义修辞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显然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

传统的修辞观是将修辞视为语言表达中增强话语效果的手段与技巧，认为修辞既是话语活动积极的推动者，同时又可能成为意义呈现的障碍。在语言表达的本义之外由于修辞手段的运用而产生了转义。这种转义丰富了本义的表达，同时又受限于本义的制约。尼采等西方学者对修辞特别是转义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研究与阐释，按照他们的看法，一切语言表达都是修辞，修辞的主要手段是转义，一切词语都是转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转义就是本义，不再受制于原本就不存在的本义，从而实现了语言乃至人的自由。善明大体接受了这种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书中对转义修辞本源的揭示是富有启发性的。传统修辞观只是从语言表达的需求来解释修辞的动因，而尼采等人所说的一切语言都是转义，强调的是言语活动本身就是以某种特定的感觉来指称事物，始终在隐喻和换喻两极之间穿梭往来，成为人们在审美冲动支配下的生命活动。这种从人的审美与艺术创造角度出发的解释，大大深化了对修辞的起源、性质与观念的认识。人们在感知和认知事物并付诸语言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尽量采用新鲜独特的词语或表达方式，以此作为体现自己创造能力并从中获得乐趣的一种途径与追求。这种现象中外古今皆然，文学创作中尤为明显，尼采等人将其与张扬人的生命自由联系在一起加以揭示，确有振聋发聩的效应。细想起来，杜甫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许正表现了这种追求的执着，而不只是古人所说的写作态度上的求工、求新。

书中从辞格和文本建构两个层面分析了转义修辞活动的内在机制，考察了转义修辞形象塑造和话语生成过程中的审美机制与审美效果。作者指出，首先，转义修辞的审美效果首先是通过辞格创造话语形象来实现的，辞格通过转义与本义的对比、转义对本义的超越等差异来产生审美效果，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相似性”。其次，这种审美效果还通过文本建构来实现，转义修辞在话语活动中以制造审美偏离来参与文学文本的建构。这样，就有力地说明了转义修辞在使言说者和接受者都获得艺术创造或欣赏的审美愉悦的同时，也促进了语言和话语实践的发展。

本书最为精彩之处或许还在于从话语说服力方面分析了转义修辞如何以审美的方式参与认知的解构与建构。正如作者所说，转义修辞成为一把双刃剑，既有助于对事物的表现和揭示，又必然对事物有所隐藏和遮蔽。那么，如何看待与把握转义与认知的关系，对于话语研究或实践来说，就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书中对此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任何话语包括文学话语，都充满着审美和认知的较量，但本身又是审美与认知的统一，转义修辞以审美的形式为特定的认知开辟道路。这样，修辞特别是转义修辞，就不但成为人们审美创造的一种活动，也成为人们丰富和完善认知的一种途径。

书中对于转义修辞的这些分析，符合审美活动的一般特点，也契合修辞活动的实际情况，体现了转义修辞的正确方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无论是对于从理论上认识修辞的变革还是从话语实践上提高修辞的艺术，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尼采等西方学者谈修辞更多是从哲学层面上展开，所涉及的话语现象也往往来自一些特殊的领域，文学话语是他们分析较多的对象。本书的写作与这些学者特别是福柯的研究多少有点相像，哲学意味浓厚，举例也多是文学方面的。文学审美创造的目的指向及其虚构性的特质，造成了文学话语本身形象性较强，修辞活动积极活跃，转义在其中的运用更加自由、灵活，其审美效应也往往在一般话语活动之上。文学审美中的认知作用原本就存在，用解构和重构的观点来解释文学中的转义，就比较容易说明转义修辞中审美与认知的关系。这大概也是人们青睐文学话语的原因吧。本书重在对中国文学例证的分析，确实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不过，人们的语言交流是广泛的、普遍的，各类话语的功能与特点存在区别，在一般话语实践中，转义修辞的运用与功能以及本义与转义的关系似乎也应与文学话语有所差异，如何由文学这一特殊推展到一般，似乎还可以做一番探究。另外，书中所说的转义修辞主要体现在形象性较强的修辞格上；在此以外，以结构原理为主的修辞方式如排比、省略、倒装等，也是言说者体现自己审美观念的艺术创造，虽然其中也

会有转义的成分，但似乎不占主要地位。两类修辞方式的审美特点与效果也应有不同，如能加以适当分析，相信不论是对于全面认识修辞在审美与认知两方面的作用还是转义的突出作用都会有所裨益。转义修辞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善明有信心与计划继续研究下去，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以及一些更为疑难的问题，相信他会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给出更明晰的解答。

善明最近在微信上发了一番感慨：“我常常觉得好笑，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怎么就走上了修辞学研究的道路，十七年了，而且越来越不想说话了……”不善言辞确是他的特点，与此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则是耽于沉思，他的思维既是沉静的又是活跃的，难怪在同事中有“柏拉图”的雅号。他说的十七年，是从读硕士算起的，难得他从那时开始就锲而不舍地在修辞学这片园地上辛勤地耕耘并收获着，我在为他高兴的同时也期待着他有更新的成就！

胡有清

2017年8月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转义问题在修辞学中的凸显	(7)
第一节 古典修辞学：话语实践中的审美追求	(7)
一 话语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修辞学	(7)
二 古典修辞学中的审美追求与转义表达	(20)
第二节 修辞学在书面语中的发展：审美的悖论	(34)
一 从话语实践到书面语中的运用	(34)
二 修辞学与美学的联系	(38)
三 对修辞学的审美批判	(42)
四 修辞学的衰落	(44)
第三节 现代修辞学：转义修辞观	(45)
一 转义修辞观对形而上学真理观的挑战	(45)
二 转义修辞的语言学基础	(49)
三 转义修辞观的确立	(53)
第二章 转义修辞的哲学基础：基于柏拉图对话的	
文本考察	(62)
第一节 修辞学与哲学之争	(62)
一 人是万物的尺度	(63)
二 双重逻各斯	(69)
第二节 《斐德若篇》中的修辞学、转义与灵魂提升	(75)
一 对逻各斯的爱欲	(76)
二 灵魂和真理的“转义”	(80)

三	何为修辞术	(87)
四	修辞术与灵魂提升	(96)
第三节	柏拉图“哲学修辞”中的转义	(101)
第三章	转义修辞话语形象论	(107)
第一节	修辞格概述	(107)
一	修辞格的广义与狭义	(109)
二	修辞格审美效果的产生	(112)
第二节	转义和本义在修辞格中的美学意义	(115)
一	转义的不可替代性	(115)
二	本义的虚拟性	(121)
第三节	修辞格中转义对本义的超越	(123)
一	隐喻与强喻	(124)
二	寓言与象征	(136)
三	反讽	(146)
第四章	转义修辞生成论	(156)
第一节	审美偏离	(156)
一	陌生化的审美偏离：形式对认知的超越	(157)
二	三个层面的审美偏离	(165)
三	审美偏离的自反式循环运动	(169)
第二节	叙事修辞	(174)
一	叙事语法中的“本义—转义”关系	(174)
二	叙事语法基础上的叙事修辞	(182)
三	叙事修辞中转义的可能性	(186)
第五章	转义修辞认知论	(198)
第一节	转义修辞中审美与认知关系概述	(198)
一	审美与认知的错位	(199)
二	转义修辞参与认知	(205)
三	审美与认知的变奏	(208)
第二节	意见和可能性在话语中的审美建构	(210)

一	强论证在意见中的说服作用	(210)
二	意见与真理的对立	(213)
三	可能性的审美建构作用	(217)
四	从意见和可能性到转义	(224)
第三节	转义修辞的审美建构与解构作用	(225)
一	以转义修辞的方式认识世界	(226)
二	以转义修辞的方式构造观念	(231)
三	回归审美冲动	(234)
附论	两条道路的汇合：论柏拉图和尼采的哲学修辞	(240)
一	哲学修辞的上升之路：从言说对象来看	(241)
二	哲学修辞的下降之路：从言说内容来看	(247)
三	柏拉图和尼采的哲学修辞路径	(255)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75)

导 论

修辞学涉及人类话语活动的诸领域，虽然其知识基础源于语言学，但修辞学的理论和实践广泛存在于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之中，“如何言说”同“言说什么”的问题相交织，共同促成了诸学科话语体系的生成之流。但人们对修辞学的通常理解停留在技巧层面，将修辞视为语言正常表达的辅助以及增强话语效果的“雕虫小技”，这是将话语形式与话语指向剥离的结果，更是由于那种对于本体或中心的执着追求所致。在这一意义上，修辞既是话语活动积极的推动者，同时又被视为意义呈现乃至意义抵达的障碍。这样，人们就设定了语言表达要实现的“本义”，以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修辞手段即“转义”（亚里士多德已经在《诗学》和《修辞学》中区分了语言的正常表达和隐喻表达）。这一分离既为转义行为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又设定了转义的限制度。

转义是在话语行动中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从“转义”一词本身的意义及其变化中可以发现。转义（tropic）一词派生于“tropikos”“tropos”，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是“旋转”，在古希腊通用语中的意思是“途径”或“方式”。它通过“tropus”进入现代印欧语系。在古拉丁语中，“tropus”意思是“隐喻”或“修辞格”，在晚期拉丁语中，尤其是在用于音乐理论时，意思是“调子”或“拍子”。所有这些意思后来都沉积在早期英语的转义（trope）一词中。^① 转义在最初

^① [美] 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2页。

就是指语言中有别于正常表达的修辞格，用一种新的表达替代正常表达，词语的意义因而发生了转移、替代和偏离。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离开正常表达而追求转义表达？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自身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人的诗性冲动，正如尼采所说，修辞学的转义出于“艺术和乐趣”^①。但与修辞学乐趣相关的是人相对性的感性体验，转义因而就成为一把双刃剑，在进行表达时既对事物有所表现和揭示，同时又必然有所隐藏和遮蔽，它在对世界进行审美化表述的时候，似乎远离了真和善的目的。

在西方传统修辞学中，转义的美学价值是可疑的，无论是在知识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对本义和中心的偏离都是充满诱惑而又极其危险的，除非转义修辞只是语言表达的工具。20 世纪的现代修辞观念则认为，从语言表达本身来说，转义是不可避免的，本义从来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预设，只要有言说就会发生转义，因此修辞未必是精心设计的言说方式，而是话语本身的存在方式，人们一旦用语言进行思考和言说，即刻就进入转义修辞活动之中。于是，转义修辞被视为语言的正常表达法，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语言观，也为话语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野。这就是通过对转义修辞展开审美研究以分析话语的生成特性，以流动的目光对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各种话语进行重新审视，于是就发现了那些有关创造和虚构的文学话语、有关真理和谎言的哲学话语以及有关存在和超越的美学话语。从尼采开始，西方思想家们通过复兴古希腊的修辞观念建构了现代性的文化景观，以突破形而上学的困境重新探索人类的生存境域，这种修辞观念就是转义修辞观。这一观念强调，正是转义修辞使语言充满了活力，转义修辞提供了审美的言说方式，使话语生成以具有差异性和新奇感的形式保持着审美冲动；转义修辞中发生的不只是话语形式的变化，同时也是认知内容重构的过程，这正体现了人们在理解世界、认识世界时的审美需求：

^①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外一种），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 页。

改变了我们的话语，就是改变了我们眼中的世界。

西方学术界对转义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转义修辞的概念史，考察它在语言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历史状况，以托多罗夫的《象征理论》为代表；第二是考察某些转义手段在话语中的建构作用，以利科的《活的隐喻》为代表；第三是将转义修辞确立为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共同基础，并以此实现对话语体系的解构和重建，以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德曼的《阅读的寓言》为代表。国内修辞学界大多关心的是诸种转义手段在语言活动中的修辞效果，而文论界的修辞研究更多是从文本阐释层面关注转义问题。如前所述，审美是转义修辞活动的根本动力，目前的研究对转义修辞的审美特性重视不够，因此，本书将从审美角度进行，深入阐述转义修辞是如何以制造差异和偏离的方式在话语的审美层面进行运作的，这种审美过程又是如何更深层地通过话语影响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和认识的，以及话语又是如何以审美的方式突破意识形态的围困、使人们始终保持着求真求新意志的。

这一审美角度的研究涉及转义修辞的两个方面，即话语的运作及其说服力：从话语运作方面考察转义修辞形象塑造和话语生成过程中的审美冲动与审美效果；从话语说服力方面分析转义修辞是如何以审美的方式参与认知建构和解构的。在修辞学的历史上，话语运作与说服力被分离开来，然后限制修辞本身的说服能力，而从外在赋予其某种真或善的标准，这导致修辞学越来越脱离话语实践，成为语言使用纯粹的“技”而非“艺”。因此，必须将转义修辞看作是话语运作与说服力的统一，这同时也是审美与认知的统一，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其美学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转义修辞的形象、生成、内容等方面的分析，本研究强调转义修辞建构—解构的双重游戏是话语审美意蕴产生的形式源泉，同时也是“艺术真实”和“现实真实”的缔造者；强调转义修辞是对本义或中心的超越，这一过程有某种规律性，但更多的是任意性，而任意性的话语要想得到人们的认同，又必须借助审美的力量使自己显出现实性。转义修辞通过审美环节影响甚至确立人

的认知，又通过审美环节消解固化的意识观念并重建认知，在审美与认知的相互作用中，话语始终保持着生命活力，这正是怀特所言——“转义是话语的灵魂”^①。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讨转义修辞问题是如何在美学史中被凸显出来的。首先论述修辞学在话语实践和美学理论史中的重大意义和悖论：修辞学在话语实践中兴起，并提供人们参与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但是却被指责为对真理和道德的反叛，其审美效果被视为迷惑和欺骗；虽然它曾经有助于美学的形成，却因为话语中的目的性又被排斥在纯粹的美学之外。当20世纪形而上学遭受质疑以后，修辞学才得以复兴，修辞在话语活动中的审美价值才得以被认真对待，人们逐渐认识到话语是在“转义修辞”中进行改造和更新的，这一过程伴随着强烈的审美愉悦并影响了人的观念世界。转义于是成为现代修辞美学的核心内容。

第二，转义修辞的哲学基础。探讨转义修辞问题无法回避古希腊的智术师和他们的对手柏拉图，尼采也正是通过声援智术师去达到颠倒柏拉图的目的。智术师们强调修辞活动的感受性和相对性，而柏拉图则通过将修辞学与辩证法相结合，以善为目标迫使修辞学走上一条真理之路。前者奠定了修辞学在话语活动中最重要的属性，即生成性，而柏拉图则看到了修辞活动的美学危机，即过分形式化导致修辞学实践意义和伦理意义的缺失，因此修辞活动必须要与真理追求相符合。柏拉图并不是修辞学的敌人，他通过对修辞学进行哲学改造而使其被保留在追求智慧和灵魂提升的恰当环节上。结合《斐德若篇》等文本的细致解读可以发现，柏拉图在对话中强调了爱智者的灵魂在“美”的转义修辞中朝向“美的本体”或真理，这是我们从柏拉图的哲学修辞中发现的重要启示。

第三，转义修辞话语形象论，分析修辞格是如何通过转义与本义

^① [美] 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3页。

的对比、转义对本义的超越而产生审美效果的。首先，从审美角度出发将修辞格理解为通过两种话语形象的对比而产生审美效果的语言表达法。修辞格的本义是虚拟的，转义是日常表达法所不能替换的，任何试图返回或寻找修辞格中心和零度的努力只具有抽象的语义价值，而实际上忽视了话语的感性力量。其次，结合文学文本，指出中心和零度并不是修辞格审美效果的关键所在，人们主要从转义的角度对话语形象进行审美观照。转义的审美超越性还在于，本义并不是转义的源头，也不是相似性，更不是同一性将修辞格的转义和本义维系起来，而是差异性使得转义不至于被本义湮没，这保障了修辞格在话语形象上的独特性。

第四，转义修辞生成论，以文学文本为焦点考察转义修辞是如何在话语活动中不断推陈出新的。首先从陌生化理论出发，研究转义修辞如何通过审美偏离过程来对前在的话语体系进行改造。文本的审美偏离需要为转义修辞提供施展破旧立新力量的舞台，可以说，文学要想突破认知过程的审美无意识，就需要转义带有说服能力的修辞变革。但是，这种偏离却被人们认为是结构的产物，即所有的转义手段已经存在于一个系统中，是系统本身在不停地推选主导的表达手段。要想揭示转义的生成性就必须打破这种观点。其次，从文本的叙事语法入手，考察叙事修辞是否真的来源于语法，文学文本的组织是否有一定可还原的规律性。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正是一种典型的语法分析，它将修辞完全当成了附属物。但是叙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转义修辞的过程，并且在读者或他人意识被引入文本分析以后，一种超越文本自身的说服能力重又进入修辞学，转义才有可能不参照一个坚固的本义系统，而是根据语境的需要，在活生生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话语制造。

第五，转义修辞认知论，从审美与认知相结合的角度分析转义修辞是如何借助审美形式使自己成为强论证，以确保说服能力的。从突出修辞认识论与真理认识论的对立开始，阐明转义在话语中改变认知的巨大力量；然后分析真理与转义的关系，强调真理是一种被普遍接

受的强论证的修辞话语，具体分析任意性的转义如何以审美的方式成为真理；指出转义修辞从事着建构—解构的双重游戏，它在推翻一种话语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又树立起另一种话语，正是这种更替游戏展现出转义修辞强大的审美冲动；最后指出，一种有意识的转义修辞认识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确立，因为艺术宣布以谎言来取代谎言，并许诺以此带来审美愉悦，任何话语包括文学艺术话语，都充满着审美和认知的较量。转义修辞虽然以审美形式反对认知内容，但它本身却是审美与认知的统一，它以审美的形式为特定的认知开辟道路。

转义修辞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它以审美的方式参与人类情感体验、知识体系和认知观念的建构。转义修辞是话语的灵魂，转义行为的发生是语言活动的必然事件，它保障了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保障了人类话语实践的顺利进行。